

妄想狂



一
騷
編

妄

想

狂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妄 想 狂

此書作者有版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回每册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

一

騷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FANCY - MAD

By

I S A O ,

1st ed., June, 1929

Price : \$0.4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序

Y君，再會罷！

我真的不能再在這個灰色的都裏跳死的舞蹈了！我將用這個半廢了的殘酷的軀殼，戴上一切的譏笑，恥辱，無智，酷劣到世間拍賣去！

……所以我現在將自己這一年來蕪亂的一本雜記送把你，送把我唯一的友人，好像我的情人似的友人你看。

許多人說我近來妄想狂了，真的妄想狂了！但是，我真的妄想狂了麼？啊！妄想狂！什麼都不說了，再會罷，友！

W.
C.

1924.11.25夜。

差不多滿三年以前的事了，我接到 W.C. 君的這麼一封信和這麼一本似日記非日記的

雜記簿。

那時我真的不大介意，因為 W. C. 君是我的同鄉，並且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，我曉得他確有點傻氣；他時常要寫這麼興奮的書信給我。

過後四五天我去訪他，哦！他竟跑了！我當時真受着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打擊。

從那以後直到現在，無論如何總不能夠自那一方面打聽得到他一點點的消息。

他家有一個老母，幾個弱弟，無時不在盼望他回來；猶其是他那慈愛的老母每回看到我，每回總要流幾點老淚，真是使我太難過了！

現在我擅自將他這本雜記發表了，題目就用他最後給我的三個字：妄想狂。

W. C. 君！你回來給你的老母罷，假如你看到了這本書，如你還在這個世間無論你賣給誰賣給什麼，你總該記得你背後有許多人時時在傷念你呀！

1927.11.7 日。

妄想狂

一

我爲何這樣悲傷？我要哭無眼淚！

我所悲傷的是什麼？我說不出來。我有時候快快樂樂地談天，有時候歡歡喜喜地夢想我的前途。但一時，忽然間一時我的情感就變了，悲蟲傷菌潛入我的肺腑，我便想自殺了！但想自殺，我更要悲傷！我爲何安安樂樂地活不得？並且自殺是不中用的，不能殺掉悲傷的！

究竟我爲什麼悲傷？我很想知道這個理由。但任我研究也找不出一個根據來啊！

有一天看影戲去，看了『萬里長城』的蜿蜒蜿蜒地盤山過嶺的樣子，忽然就悲傷起來了！

有一時我想起幼小時候和母親睡做一堆，她教我唱歌兒，忽然也就悲傷起來了！

有一時想起故鄉乞食婆唱着歌沿途求施捨的樣子來，也就悲傷了！

竟有一時想起水滸傳中那三阮兄弟，在水滸裏把漁船盪來搖去的情景也悲傷起來。想起
昨宵吹簫的事也悲傷！

看見兩隻鷹在空中遨遊也悲傷，看見雲飛也悲傷，聽見人家笑也悲傷……一想，一聽，一觸……哦！哦！都是悲傷，都是悲傷，我將來不致自殺，就會發狂！到底爲什麼這樣易起哀感？又哀的是什麼呢？爲着失戀麼？爲着病弱麼？不！我的悲哀非用這未開化的類猿人的語言所能表白的！

如果爲着失戀而悲哀，那不是半分我固意要使自己失戀麼？如果爲着病身，我又不是喜歡夜遊晝寢狂飲麼？

又爲着物質上的缺乏？爲着精神上的不安，那又不是我所覺悟的，並且知其無可奈何的麼？那麼，懷古，時間不可捉摸的哀感？遠思，空間不可攀擬的迷蒙？

喲！不知道！不知道！神喲！我雖不信你的存在，但神喲！我非叫你不可！

假使有大信神家，或者是大傳道家，說教家對我說，『我得着安慰了，我生有所依，死有所歸』

了！』的話，我將拿一葉最銳敏的解剖刀給他們，而對他們說，『解剖耶穌，孔子，釋迦的心腹看看！』
那末，你們將發現了什麼東西在牠們的裏面！牠們只藏着不安和悲哀這兩件物；除開這兩件外，牠們是空虛的哦！『還要對他們說：『又拿這集利刀，離開羣衆，在更深人靜貓呼月明的時候，平心息氣地，將你們自身的心腹剖開看看，那末，你們又將發現了什麼在牠們的裏面呢！』
或者有人要問我這樣利害的解剖刀從何得來的罷，那麼聽啦。

友啲兄弟！啲可愛的姊妹們啲莫多問罷！你們只填滿了你們的笑靨，消沉你們的笑聲，而跟我俯伏在夜的窗板上冥想罷，又跟我在深夜中聽那不可思議的星兒們嘆息罷，那麼，你們就會曉得一切的一切，哦！

二

今天看了展覽會來，美術展覽會真是人生的命泉呀，醒我們的記憶，促我們新生！

當我走進特別室裏面，Auguste Rodin 的 Kiss 就映入我的眼眸，但沒有給我什麼特

別的刺戟，雖人家說得如何如何，並且這野蠻的人們還要什麼問題的雕刻看待她，也只覺得尋常。

一幅小小的畫——Raphael Collin 的青春，反使我心胸慟悸一下，我的靈魂頃刻間飛回往昔模糊的春的懷中神遊着了！我站在畫前恍惚踟躕許久，哦！記憶！

她醉似地坐在椅上；我，哦，曉得如何，只想近她觸她呢，不自覺地跪在她面前，感得她是個可尊可怕而同時可親近可愛的肉和血做的女神，竟茫然地兩手按在她的軟溫溫的腿上，黑髮蓬亂的頭臉俯伏在她的兩腿中間……啊！當她的手指撫捫着我的頭髮時，我的靈魂就好像溺死者見着親人似地七孔流出血來了！哦！青春！Collin 的魂！記憶！

然，最使我愛的是 T. Francois Raffaelli 的巴里婦人。我反覆在她的面前出神了幾回，越看越愛啊！假使我有錢，我定買她回來，當個愛人的一首抒情詩日日念她！

有人要說她浮蕩，下流，但我愛她就在一點也未可定呀。我從她那輕佻巧妙醉迷迷的神情中尋出一種我熱求不得的寬容，喜悅和純愛的情調！

在會場內迷惑好久，終於懷着巴里婦人的影子回來了，同道中有位女子說：『我最喜歡的是 Colin 的青春！』我心又一動，看看說話的人兒，一種莫明的哀感油然而從我腹內直溜出鼻孔來；哦！女子！記憶！愛！愛！

And so thy thoughts, when thou art gone, love itself shall slumber on.

三

她近日常常要來看我，今晚她又來了。可是今晚她對我的態度特別親切些，何解呢？哦，是呀！昨夜大家要赴音樂會去，走到半途，我忽覺得有點拗情在我心內作怪；看她們倆倆雙雙地談笑，旁若無人似地，並且那種情景，好像說這個世間再沒有什麼不幸苦惱似的，又加之裏面有一個她，啊！真令我難過！

由是我向大家告別了，不說什麼，只表示給他們一副哭臉，獨自回來了，傷了好久的心，直到今晚她來時。

今晚她特別對我親切，但憑她如何親切，總關不過我從來的拗情！我曉得她為何要對我親切，曉得她是因為覺得我太可憐，所以要捧出她從來的愛杯，盛點葡萄酒讓我暫時且自醉醉嘍！哦！你想我飲你的麼？你想我又醉了麼？啊！何物同情！盡古今滿天下人的同情心都集在我身上，也值得愛人給我一滴愛的流盼呢！

四

今晚她和她的愛人來了。

她每回和她的愛人來，我心裏總覺有一點悲傷；獨自來時，我心裏就有點歡慰的樣子。真的，在他面前向我示愛嬌的她，只覺可惜，非常可惜；獨在我面前無話說的她，便覺有十二分可愛，使我棄她之心動搖起來。

她晚近對我的態度，好像想再向我佈迷魂陣似的，她還有點愛我麼？或是想蹂躪我柔弱悲哀的心腸來滿足她的殘酷性？總之我不大明白，不管她如何向我施情，我只覺得她今晚一點都

不可愛，很可憎，很可惡！實在的，我一時衝動，竟想用一個什麼方法來使她苦惱，使她悲傷，使她一天儘哭，使她終身沉淪在嘆息中，而永望着我哀顫？

啊！我爲何這樣殘忍起來？我的心理！我真不解這是何由來的心理！恐怕自己還是愛她，所以要這樣忽晴忽雨地自家苦惱哦！

好美的人！縱使我還愛着你，我也要用我平生的力量將愛你的心撕破！縱使你還有點愛我，我也要用我全身的精力做成鐵鎖，將自家容受愛之門閉起！看！縱使你真的想蹂躪我心，那蒼白蒼白的月光將洗掉了一切的殘酷性；縱使我真的恨你，聽！那哀哀的 Melody 將滅一切憎惡之念！哦！美的人！I will walk through life like a child in a perpetual dramatic performance! And I will swim like a kite on a fair-wind high above earthly troubles!

想人生只有一回春，一春能有幾天晴？我何必將自己汎濫的春潮界限着，好像一線細小的溪澗只向一方流呢？將我浩泉一任瀾漫草原不好麼？我自將苦竹編就長籬，圍成一小園地種桃。

花……哦！春光正濃，花花樣樣，而我只曉得桃紅一色，豈不太過單調，太過乏趣，太過平凡，太過薄，太過寂寞地送葬了青春麼？

是呀！去去，美的人，我將棄你而去！你心大情狹膽小！如有愛我十足之心，無容我愛之情，又無愛我的膽量。假如你有廣漠容我愛之情的餘地，假如你有不顧一切的舊觀念之膽量，就將我的頭顱割下，乘在 Salome 的銀盤中細玩我也甘心啊！雖我的頭不值得你割也未可定，但你實太心大情狹膽小了，惜爲現代的女子了！哦！美的人，我這樣說並不是在詆你，在毀你那柔小之心；我只在哀悼你，惋惜你罷了！因我曾熱熱烈地愛過你，因你會誘出我許多許多的淚水，又因在明媚的湖畔，在嘈雜的旅館中，在更深人靜的暗夜裏，在清寂淒冷的月下，我們的靈魂曾互相迷離恍盪過。剖開看，美的人，你如將你的心剖開，將找出我片片的斷魂深印在上面，恐怕我的也是。然，有可奈何？是無可奈何！你既不使我愛，你園中既無使我遊魂憩息的餘地，我猶不得不惜別你了，就不得不別尋安息處了。你須知道，我一日無愛一日不得生，好像你地，好像人人地。好，去罷！即使我往後站站的歇腳處，錄陰裏要藏蓄幾許的蒼蠅蚊蛆，我也將可以悠遊於一時，嘆我疲

勞白熱的氣息！

是呀，別了罷，美的人！我實不忍棄你，但有可奈何？是無可奈何！你黑大美迷的眼眸可以帶你愛人的小影看我，但不能帶禮教的烙印瞧我！

是呀，別了罷，美的人！我實不願棄你，但有可奈何？是無可奈何！你粉紅的豐頰可以帶你愛人的唇痕讓我親，但不能使我莫盡情地！

是呀，別了罷，美的人！我實想死在你懷中，但有可奈何？是無可奈何！你美滿的胸前可以帶你愛人的氣息使我的黑髮肆舞搖曳，但你嬌羞的紅唇不敢在你愛人面前望我唱戀歌！

哦！美的人！是你情小？是我情大？有可奈何？是大無可奈何！我久想作一首挽歌送你歸去，但任作不成；今晚偶然吐出這幾聲紅不紅，灰不灰的嘆氣，就權當送你上山的一首葬歌罷了！

五

我自己信自己不來。我到底還愛戀着她似的！如果不然，我昨晚何所爲而要追着她？

她來了，我房中還有別人，我對她特別冷淡；她覺得了，生氣似地不作聲自家出去了。停一忽我追出去了，我想追得了她時對她說：『妹，你發了皮氣了麼？你發誰的皮氣？你傷着心了麼？你不要傷心罷……』

我果然還是愛戀着她似的！如其不然，我昨晚追她何爲，又追她不及的時候，何所爲而要感着一種空漠不可名狀的悲哀？

我緊着步調追，我張眼向街頭街角望，從暗薄不明亮的街燈下，竟看不得她個影兒！我如何的失望，啊！如何的失心！

我想，她一定悲悲戚戚地到她的愛人家裏去了，到她愛人的懷中哭去了！這樣一想，我就難免要再傷心了，亡魂似地一步一恍回來。

哦！的確我還愛戀着她！送葬歌只得念給死的人聽呀，她還那麼可憐可愛的行着！但我爲什麼又會愛戀着她呢？

對了，是她哥哥來了的原因！我和她哥哥本像情人倆似的，我在他身邊的時候，就好像知趣

的小貓蹲在美人兒的膝下似的，什麼心性都變成很溫柔的了。她和她哥哥本也不像兄妹，人人都要說他們是一對愛人呢；在她哥哥面前，她特別會撒嬌撒愛，那種愛嬌是有如何的力量呀！哦！是呀！在她哥哥面前之她的魔力如何不惹我又生愛呢！並且我相信她無論到何時總有愛我十分之心的，是她確還愛着我！

然，她愛還不愛我，都是問題外的問題，問題是在我愛還不愛她。我這樣打算，即使我還愛戀着她，我也要強不愛她，強要離她：這確是我現在的心情。是何由來的一個心情？我那裏曉得！

六

她今晚又和她的愛人來了！我恨她之心有如何的深！

迷於愛，失於愛的苦悶，悲哀，碰着機會就變作怨恨，憎惡的感情，再碰着機會就變成報仇的念頭了！我是如何的傷感，如何的悲悶，如何的恨她，如何的想打她，她都不知道的；卻偏偏要屢次帶她的愛人來給我看，偏偏要在我的面前作出許多對她愛人的嬌態羞樣，偏偏要使我看她愛人

得意的樣子啊！美的人啊！你心有如何的殘酷！

真可笑！今晚因抑不過自家的忿怒，我竟對了她哥哥發皮氣，真可笑！

但看罷，美的人！以後我對你將取一種極冷的態度，或一種極殘酷的態度！

七

年青的苦腦煩悶，唉！

他說他將要病了，我說我將要發狂了。他聽了我的話，破開他那慊疲了的嘴唇發狂笑；我聽了他那倦怠而又熱狂的笑聲，便從我積結幾萬重的憂愁悲哀的腸胃中生出帶血的莞爾！我們困倒蓆上而睡，我們相顧而作不可思議奇覺怪感的笑聲！

這種非正統的笑法，終究是被澈底的悲哀破滅的！他靜止了，沉於冥想了；我也重迷入落紅流水的古津了！

我從幽谷開澗中發出幾聲很長很深很沉重很明亮的太息。這幾聲太息還不能夠鎮定我